

# 臺灣西洋史學界的英雌： 曾祥和（1920-2013）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

游鑑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 45 期 2025.12

## 訪問緣起

曾祥和目前留下的個人資料中，《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是有關她生平事蹟的完整史料，雖然曾祥和過世之後，陸續有其他相關史料產生，但《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是與本文有關的唯一史料。<sup>❶</sup>《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是我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前編審沈懷玉合訪，2009年我們透過親身訪問，讀到她的大半生緊緊師大歷史系，她的教學原則、教學方式，以及與同事、學生的各種相處，歷歷在目。<sup>❷</sup>嚴格來說，曾祥和不是世界級教授，也不是1950-1970年代臺灣史學界唯一的女教授，當時臺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還有位女教授吳振芝（1917-2001）；此外，在男教授居多的臺灣西洋史學界，由於吳振芝還教中國史，曾祥和算是當時西洋史的全職女教授，因此曾祥和顯得格外耀眼。<sup>❸</sup>有鑑於此，本文將針對這本訪問紀錄進行深入研究，讓世人知道遠在臺灣一角的1950年代到2000年代，曾有這麼一位作育英才的西洋史女教授。

在一年三個月的訪問期間（2009.2.25-2010.5.25），曾祥和雖已近90歲高齡，每次訪問精神奕奕，且侃侃而談，將近三小時的訪談總是欲罷不能，讓我們如沐春風。<sup>❹</sup>

曾祥和記憶過人，對各階段的往事都能如數家珍。在家庭與親情的敘述上，從與父母、哥哥、奶媽的關係到與丈夫、女兒的互動，我們看到一位女性如何由小女孩成長並蛻變成熟的過程。曾祥和不但提到她與親人間溫馨的一面，也不諱言其中的摩擦與矛盾，例如，父親對她婚姻的不諒解，甚至不願意來臺，成為她生命中最大的痛；還有，與丈夫之間的甜蜜與委屈，她都能坦述。此外，求學時期的各種活動，在曾祥和的記憶中相當鮮明，隨著她的陳述，我們也走入當時女中學生、女大學生和女研究生的生活，與她們一起舞動；同時，曾祥和還引領我們認識學校名師的風采，而這些人都是當時代史學界的菁英。

\* 本文附圖均由作者提供。

❶ 曾祥和晚年勤於撰述，她辭世一年半後，女兒沈念祖勤奮整理手稿，收錄曾祥和有關兩漢史、西洋史事等20篇論文、10餘篇回憶錄、18篇時評懷舊，結集成《蠶化絲不盡：曾祥和教授文集》。劉德美，〈蠶化絲不盡：曾祥和教授文集介紹〉，沈念祖編，《蠶化絲不盡：曾祥和教授文集》（新北：廣文書局，2015），頁7-8。另外必須一提的是，李佩琪碩士論文〈近代中國大學女教師的出現及發展（1920s-1940s）〉的81到89頁，引用《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探究曾祥和，李佩琪，〈近代中國大學女教師的出現及發展（1920s-1940s）〉（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4）。

❷ 沈懷玉、游鑑明訪問，周維朋記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

❸ 1950-1970年代，臺灣各大學中只有臺大、政大、師大、成大、中興、輔大和淡大有歷史系所，歷史系的西洋史教授以男性居多，女性只有曾祥和、吳振芝。當時成大工學院規定中國史、西洋史這兩門是必修課，吳振芝一人就承擔這兩門課，王文霞、張念華、蘇梅芳訪問，陳子鸚紀錄，《黃葉辭枝，不朽永生：吳振芝教授口述歷史》（新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99, 102。李佩琪，〈近代中國大學女教師的出現及發展（1920s-1940s）〉，頁82。

❹ 原本應在曾祥和青田街的寓所進行訪問，但因該宿舍是日式舊建築，進屋的臺階頗高，曾祥和體恤我進出不便，慨允在近史所進行訪問。

做為史學界的資深教授，曾祥和在臺灣師範大學教授西洋史超過一甲子，她的生命幾乎繫諸於師大歷史系，記憶更是深刻，從中可讀到曾祥和如何沉浸於教學工作、又怎樣感念師生情緣。除教學之外，曾祥和參與各種教育和學術活動，包括大學聯考出題與閱卷、編審中學教科書、擔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廣播開講、參加中國歷史學會與孔孟學會等，經由她娓娓道來，我們對這類活動的早期運作過程，更能深入認識。

曾祥和的訪問紀錄不只是個人的生命故事，還包括許多人物的追憶。身為中研院院士沈剛伯的妻子，曾祥和更有資格來追憶這位深受史學界景仰卻不留下個人紀錄的學者，在此，她做了絲絲入扣的陳述。此外，由於曾祥和與沈剛伯的人際網絡廣闊、綿密，曾祥和的訪問紀錄有不少他們與名人、學者往來的故事，以及名人、學者的遺聞軼事。敘述人物外，曾祥和的口述還提到民國初年、中日戰爭前後、遷臺之後的教育、社會與經濟等變化；她也不吝述說身為教授在生養子女、家事烹飪、理財消費、健康養生、宗教信仰上的觀念和做法，這些幾乎無法在男性教授的記憶中找到。因此，相較於我過去完成的女性訪問紀錄，曾祥和教授的訪問紀錄更加豐富而精采，它不僅為女性或職業女性的歷史提供重要史料，還補充大學教育史、學術史、人物史、生活史，而且跨越了時空，是一本深具史料價值的訪問紀錄。<sup>⑤</sup>

必須一提的是，曾祥和辭世後，其女兒編集《蠶化絲不盡：曾祥和教授文集》，但如同前述所提《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是曾祥和留下的完整個人史料，本文也引用《蠶化絲不盡：曾祥和教授文集》、《黃葉辭枝，不朽永生：吳振芝教授口述歷史》與曾祥和學生的回憶錄等史料，和《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對話。此外，限於會議主辦單位的要求，本文主要談論的是 1920 年出生到 2008 年卸任教職的曾祥和，不做過度展開。

## 如何銳變成女教授？

1940 年代，女性就學或就業的比率逐漸成長，但要具備高學歷或成為女教授並不是很容易，女性不只需要有相當資質和智識，也需要有家長提供精神與物質的支持。更重要的是，1937 年到 1945 年期間，受日本侵華的影響，大學遷徙到敵軍不到的地區，學生必須離鄉背井，跟著學校遷徙流離。相對於同樣畢業自中央大學、比曾祥和年長 10 歲以上的游壽（1906-1994）和曾昭燦（1909-1964），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下，曾祥和完成學業的歷程更加艱困，而她又如何擁有教授的資格？

<sup>⑤</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657-659。



## 一、家庭教育

進入曾祥和的學校教育之前，必須先認識她的家人和家庭教育，因為啓蒙教育影響著她日後發展。她的父母都出生在清末民初，處在傳統與近代接棒時期，曾祥和生於 1920 年，這時中國逐漸邁向近代，她受家教影響，成為具有儒學與西學薰陶的新式女性。

曾祥和的父親曾繁昌（1882-?）曾告訴他的兒女：「我們家是耕讀傳家，男耕女織，男子敦厚純樸，女子善良賢慧，到了曾祖父這一代開始讀書」。<sup>⑥</sup>曾父從不提祖先的事，總是訓誡她和她哥哥：一個人的價值要自己創造，不要靠祖宗的福蔭，也不要拿祖宗過去的光榮擡高自己的身價。直到曾祥和在中央大學歷史系念書時，才在朱希祖的「中國史學史」課堂上，聽到關於她曾祖父的事情。<sup>⑦</sup>



曾父曾繁昌



曾母馮恩紱

無疑的，曾祥和來自書香門第，父母出身傳統家庭，然而，他們的思想與作為都很新潮。曾父英文很好，曾在河南省立第二中學教英文，史學家姚從吾（1894-1970）與曾任教育部次長的田培林（1893-1975）都是他的學生；之後，曾父就讀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畢業後曾教書、辦報和當縣長。<sup>⑧</sup>曾父學識豐富，不只用在事業上，也發揮在子女教育。曾祥和回憶，雖然沒上幼稚園，也沒請老師來教，只有父親

⑥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1。

⑦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3。

⑧ 曾祥和提到，她父親在北京辦《民聲報》時：「評論時事、介紹新知，北洋政府不喜歡他，賺不到錢，後來錢都賠光了，連工友也請不起，只好關門大吉」。1921 年，曾父還做過一任河南省確山縣縣長，時間很短，因為曾父志不在官場，沒多久就辭官帶他們回開封。曾父直到受監察院長于右任邀請當秘書等工作後，才停止辦報。《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11-15。



偶爾回家時才教她唸書，還教過她唸英文詩，客人來，就喊她到客廳背詩。<sup>⑨</sup>曾祥和的英文能力就在這時播下種子。

曾母馮恩絨（生卒年不可考）聰明好學、又富新觀念。曾母雖然沒上過新式學校，但小時候她的父親請老師給兄弟們上課時，她也跟著學習，涉獵介紹新知、新潮的書籍，她甚至常常與兄弟們討論世界局勢和中國的前途，相互啟發。曾母結婚後，家裡誰會什麼，她就會什麼，由於丈夫經常接觸外國資訊，耳濡目染之下，她也學到一些新知識，不但會看報紙，甚至連英文都會。<sup>⑩</sup>曾父當縣長時，有一天出城辦事，突然有風聲說大土匪白狼率領匪衆來到確山縣，即將進城搶劫，曾母遂召集武裝部隊抗匪，埋鍋造飯慰勞城門守軍，大概指揮得不壞，白狼一看百姓有所防備，望一望就走了。<sup>⑪</sup>

曾母持家英勇之外，也教曾祥和認字，甚至沒有性別區隔，把曾祥和當成男孩子教育，她強調：

母親對我的教育沒有性別之分，甚至可以說是男孩子的教育，費時間的活兒都不讓我做，認為用買的就好，用不著自己做。我小姨上的是新式學校，我上學讀書後，她教我打毛線，母親還不高興，說：「別教了，我不希望她做這些事。」認為這是對女孩子的愚民教育，女孩子性之所近，整天弄這些就不念書了。<sup>⑫</sup>

這一點，與我訪問的邵夢蘭（1910-2000）母女情況有點相似。<sup>⑬</sup>其實，無論曾祥和或邵夢蘭的母親，她們對女兒的教育無意中為女子教育增添活力，特別是她們的女兒後來能與男老師平起平坐，也能讓男學生佩服。

受家庭教育的薰陶，曾祥和與哥哥曾祥寬（1909-1984）先後接受新式高等教育。曾祥和的哥哥北京大學教育系畢業後，曾當過河南省立南陽中學教務主任、中央大學的主任秘書，戰後，她哥哥還做過河南善後救濟分署的專門委員、到東北監察使署擔任主任秘書。中央政府遷到臺灣，她哥哥在監察院做主任秘書，直到退休。曾祥和哥哥對監察院的最大貢獻，就是為監察院編實錄，這是監察院從不曾有的事，因此退休後，立法院聘他做特約編審，繼續為立法院編實錄。<sup>⑭</sup>這件事讓曾祥和深以為傲。

從曾祥和哥哥的教育與工作表現看來，這完全受家風影響，而曾祥和也在這樣的家風下成長，更重要的是，曾祥和的父母給了無性別差異的啟蒙教育。

⑨ 曾父曾教她兩首英文詩〈一閃一閃小星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和〈倫敦大橋垮下來〉（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52。

⑩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1-22。

⑪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13。

⑫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8。

⑬ 邵夢蘭的母親在烹飪和刺繡方面天分很高，但既不准邵夢蘭進廚房，也不讓她拿針，她母親認為「這些事情將來要用時自然就會，現在用不著學。」游鑑明訪問，黃銘明等紀錄，《邵夢蘭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頁 36。

⑭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9-36。

## 二、小學到中學的教育

曾祥和最早唸的書是小學教科書，因為當時入小學需要考試，除第一次考第三名外，直到研究所畢業，她始終考第一名。但小時候身體很不好，上五年級時，她才到學校上課。曾祥和上的是河南最好的小學「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女師附小）」，這時各地方師範學校附屬小學都是實驗性質，學校辦得好、老師水準也很高。女師附小不限入學年齡，曾祥和在班上年齡最小，但無論是數學或作文，她都表現得很好。1931年春，曾祥和隨著父親工作變動，轉學到南京的盧妃巷小學就讀，由於她沒有學過注音符號，在南京市的小學畢業會考，她只考第三名；幸而前三名可以保送初中，她成為唯一保送初中的女孩子，進了南京最好的學校——南京女中。<sup>15</sup>由曾祥和在小學的表現來看，她已經超越男學生，凸顯女學生不同凡響的一面。

曾祥和回憶，保送南京女中的1931年暑假，她過著優哉游哉的日子。然而，這段時間，中國內憂外患，秋天長江發大水，造成百年罕見的洪災。9月，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1928年濟南發生「五三慘案」，1934年曾祥和讀高中時，南京又發生「藏本事件」。<sup>16</sup>這些驚天動地的事件，以日本侵華事件在曾祥和的生命史中影響最大。<sup>17</sup>

曾父轉任監察院後，曾母帶她回開封舅舅家，寒假時轉學到開封私立北倉女子中學，這是當時河南最有名的學校。曾祥和在北倉女中只讀了一學期，因為伙食太差，生活度日如年，幸好她功課好，常常獲得誇獎，精神上算是很愉快。<sup>18</sup>

一二八事變結束，他們回到南京，曾祥和也在南京女中復學，她認為，以後的五年，大體上是鴉片戰爭以來少有的國泰民安時期。<sup>19</sup>曾祥和對南京女中印象甚好，她指出，當年南京女中的校長陶玄（1898-1972）、劉蘅靜（1900-1979）是真正辦教育的人，沒有一點兒功利思想，除了課業外，也培養學生的品味。南京女中的初、高中都有全校性的會考，而這些考試難不倒曾祥和，她經常拿第一名。第一次英文會考曾祥和得了第三名，獎品是三本英文書，曾父要求她從頭唸到底。<sup>20</sup>此外，曾父要求她看西洋片，而且必須寫英文報告，她回憶：

我看完電影要用英文寫報告，不能跟電影的英文本事雷同。有一回我作弊，那段時間電影院都放映莎士比亞作品拍成的片子，我父親有一本 Charles Lamb

<sup>15</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52-56。

<sup>16</sup> 1934 年日本外交官藏本英明失蹤而引發的中華民國和大日本帝國間的外交糾紛。日本方面一度認為，這是中方的恐怖主義，導致兩國面臨軍事衝突。「藏本英明失蹤事件」，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7%8F%E6%9C%AC%E8%8B%B1%E6%98%8E%E5%A4%B1%E8%B8%AA%E4%BA%8B%E4%BB%B6>，2025.07.17 檢索）。

<sup>17</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86。

<sup>18</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90-91。

<sup>19</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92。

<sup>20</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94。

寫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談莎士比亞的故事，我在書架上找到，看完電影回來照抄，一共抄了兩篇，結果被父親發現，挨了一頓打！<sup>21</sup>

曾祥和的英文造詣更在當時打下深厚底子。不過，提到曾父重視曾祥和的英文教育，也不能忽視曾父教導她《詩經》，讓她能打通中西文化間的任督二脈，日後她研究西洋古代史，會用《詩經》的例子去反思西方古代的社會文化，這對她在西洋史教學幫助不少。<sup>22</sup>

曾祥和還提到一些有趣的經驗，其中是與日後講學有關的演講。她提到，當時小、中學校的學生都得演講，甚至有演講比賽。初中是兩個人一張桌子，有一次她和鄰座的同學參加英文演講比賽，但一上臺她就講不出話，老師很是無奈。不過，從中央大學研究所畢業後，第一天到學校上課，系主任介紹她給學生，她上臺後，居然講出來了，以後她走上教壇，都很順利。曾祥和謙稱：

上課我可以講，可是叫我上臺演講，還是腿軟，甚至開會時要我講話，一點到我，就覺得緊張。從前女教授少，常有人找我演講，能拒絕的，我絕對拒絕。有一年上海師範大學邀請我去演講，要是拒絕，人家覺得臺灣的教授居然上不了檯面，叫你來演講都不敢，於是我不不得已上臺了，結果反應居然還滿好的，沒有給臺灣丟人。<sup>23</sup>

### 三、走入大學：中央大學

#### （一）選擇大學的兩難

曾祥和告訴我們，從前上大學沒有一定挑哪所學校，看個人意願，好大學固然很好，差的也很差，水準參差不齊。此外，上大學的人家境至少都是小康，出得起學費，讀大學也很自由，考不上這所學校，就考其他學校，再差的學校總有幾位好教授和好學生，而且很容易轉學或轉系。至於畢業後也沒有就業壓力，做不做事都無所謂，這是當今人們難以想像。

曾祥和本來預備像父兄一樣讀北大，而且以她的成績是可以考上，但當時日本人圖謀華北，1937年她高中畢業時，北方情勢很緊張。曾父的好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黃建中（生卒年不可考），力勸曾祥和考中央大學，曾父聽他的建議，也要曾祥和考中大，在當年的南方大學中，中大是學生的第一志願。由於曾祥和最喜歡的是數學跟化學，原本考慮進中大數學系，主要是數學系有一位全國知名的教授孫光遠（1900-1979）。但曾父在河南客籍學堂的幾位同學，多在中大文學院任教，加上曾父

<sup>21</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20。

<sup>22</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6-58。

<sup>23</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07。



好友何仲雍（生卒年不可考）非要她進中大文學院，曾祥和只好挑選該校文學院的科系。她以為讀國文系、英文系將來都是要當作家、寫文章，而「自己的文章雖然有內容、有思想，但文筆不俏，只是文從字順，通順而已，像白開水一樣」。曾祥和直白地表示，曾父沒告訴她國文系還有音韻學等，將來可做研究，此外，她認為自己不懂哲學，沒這方面才氣，因此她只好選歷史系，但這卻一錘定音，讓她成為歷史系的著名教授。<sup>24</sup>

1937年，曾祥和考上中央、湖南和山東大學三所大學，這足以說明身為女性的曾祥和實力不讓鬚眉。之後，因為東北發生七七事變、南京遭到日軍轟炸、上海也發生八一三事變，戰事逐漸擴大。中大因為無法在南京開學，決定遷到四川，曾祥和必須到重慶註冊入學。那時曾祥和心想，重慶在長江上游，遠在天涯，母親不會捨得她去，果真母親請託在湖南大學教書的朋友，幫她向湖南大學註冊。<sup>25</sup>後來因何仲雍的女婿童冠賢（1894-1981）在中大當教務長，他們堅持要曾祥和去中大讀書，童冠賢夫妻還說他們可以完全照應她，最後在曾母首肯下，曾祥和選擇中大，到重慶註冊上課。在曾祥和的記憶裡，她只到中大校園聽過幾回音樂會，從沒上過一天課。

從曾祥和因選擇大學而陷入苦思看來，除了日本侵華戰爭攪亂學生就學的權益外，相對於男學生，女學生更是處在不知何去何從的困境。特別是學校空間的移轉，讓家長與女學生躊躇不決。就如曾祥和說，自己的人生有幾個三大岔路，這是第一個三叉路口。嚴格來說，這是戰爭時期女性選擇高等教育的最大難處。

## （二）顛沛流離的大學教育

中大西遷時，民生輪船公司免費運送師生到後方，學生們先到漢口集合，然後一批一批搭船到重慶。他們坐了半個多月的船，抵達重慶時已經是1937年11月。以前大學生本來就少，曾祥和進中大時，有些人在淪陷區無法到重慶，所以學生特別少，很多系一班（年）只有幾個人。中大歷史系的同班同學本來有八個，六男二女，其中一位男同學一年級就去延安，剩七個人。<sup>26</sup>在七名的學生中，曾祥和是惟二的女生，她無所畏懼地進入中大歷史系，全無性別焦慮。

進中大之後，在沒有曾父的「管控」下，她把中大歷史系當成跳板：

我不喜歡歷史，進中大歷史系之後，認為父親已經管不著，第一年還選修微積分，預備第二年轉數學系。數學系本系學生的微積分是孫光遠先生教，當年教

<sup>24</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21-124。

<sup>25</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25-126。


<sup>26</sup> 1941年史學系畢業的七人是：黃少荃（女）、曾祥和（女）、邵則雲、竇宗義、蘇誠鑒、王鈴、石坤琳。石奇，〈父親和他的重慶中央大學同學〉（2021.12.13）。

我的是專門教外系的趙少鐵先生，第一學期微積分我拿了九十分，第二學期九十二分。<sup>27</sup>

但讀二年級時就峰迴路轉，曾祥和決定研究歷史，此後始終如一。

曾祥和在中大歷史系的老師，都是史學界名流，包括繆鳳林（1899-1959）、柳詒徵（1880-1956）、顧頡剛（1893-1980）、朱希祖（1879-1944）、丁山（1901-1952）、張貴永（1908-1965）、金毓黻（1887-1962）、沈剛伯（1896-1977）、郭廷以（1904-1955）、黎東方（1907-1998）、賀昌群（1903-1973）等老師。在曾祥和的口述中，他對每位老師的教學做了品評，他們的優缺點都成為曾祥和日後教學的借鏡。例如，郭廷以講學認真，每個字他都講，學生來不及記筆記，後來他們找到郭廷以上課資料的出處，就不一定要記了，曾祥和教書遂以此為戒，也就是「先把資料消化，再給學生一個概念，學生記筆記也沒多少字」。<sup>28</sup>中大完全採歐洲式教學方式，繆鳳林一上課就教他們作文，不出題目，要求他們寫文章做讀書報告，在不得已下，曾祥和只好自己看書或是進圖書館找資料，然後找題目做研究。之後，曾祥和果真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題目，從此學會自己找題目，上圖書館找資料。<sup>29</sup>

曾祥和真正對歷史發生興趣是在圖書館，兩個月後，她開始對歷史有興趣，起初毫無概念，她喜歡的科目包括中國史和外國史。不過，在曾祥和的名師群中，只有沈剛伯和張貴永是教授西洋史的老師，對她日後教書自然影響不小。

 <p>學號 842</p> <p>姓名 曾祥和 年齡 十八歲</p> <p>籍貫 河南省開封市</p> <p>院別 文學院 史學系 正式生</p> <p>註冊組主任簽名</p>	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廿六年度	王和祥	王和祥
	廿七年度	王和祥	王和祥
	廿八年度	王和祥	王和祥
	廿九年度	王和祥	王和祥
附註	<p>1. 此證於每學期到校註冊時附入註冊封套內，請註冊主任蓋章後始生效力。</p> <p>2. 此證須慎重保存，不得有污損及塗改姓名等項，否則作廢。</p> <p>3. 如遺失，須立登校刊申明作廢，領新證繳費一元。</p>		

曾祥和就讀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註冊證

<sup>27</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135。

<sup>28</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142。

<sup>29</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134-135。



1941年6月，曾祥和（二排右一）與同班畢業的河南同鄉合影

#### 四、更上一層樓：中央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

1941年曾祥和大學畢業，因為中大畢業生的出路都很好，同學幾乎都有工作，她自己就有7個工作機會，包括雜誌編輯、播音員等好工作。曾祥和回憶，後來大概是黎東方找她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她在那裡工作了三個月，審查了兩部書：一部是蕭公權（1897-1981）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另一本是法文撰寫的《法國大革命時的比利時志願軍》，讓她受益匪淺。<sup>③⑩</sup>之後，曾祥和考上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旋即辭職。

從啟蒙教育開始，由於曾祥和的父母沒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她學習的是兩性平權知識，但是否一路順遂，不曾受到父權壓力？在曾祥和的口述中，除父親對她選讀大學和科系有意見之外，大學畢業時，因自己與父親的觀念有落差，父女倆又出現摩擦。當時她想留在國內，曾父卻希望她出國留學，而且對曾祥和的想法頗為不滿。幸好曾母為她解圍，那時中大向教育部申請成立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曾母提出如果研究所成立，女兒也考上，就可不出國。果真中大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成立，曾祥和也考上了，她成為該所歷史學部第一屆學生。雖然報考中大文科研究所的人很多，為了寧缺勿濫，研究所最後只錄取曾祥和和高她一班的同學魏煜孫，直到曾祥和畢業，中大文科研究所不曾錄取任何人。<sup>③⑪</sup>當然曾祥和成為當年該研究所首位女性研究生，她受到的重視不言而喻。

進研究所後要先訂研究範圍，然後展開研究，曾祥和的老師金毓黻替她訂研究範圍，要她研究匈奴，且請賀昌群當指導教授。由於賀昌群只做中國這部分，要求曾祥和做〈兩漢匈奴史表〉，把書上關於匈奴的史料記下來，再從中找出端倪，也就是去探討兩漢對匈奴政策成功和失敗的地方，譬如兩漢通西域、對西域的經營等。曾祥和發現，

<sup>③⑩</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68-169。

<sup>③⑪</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72-173。



最初無所謂「經營」，就是打仗，因為從周朝起，漢民族經常遭受匈奴襲擾，到了漢朝才佔上風。根據前述，曾祥和又增加西洋史資料，把研究範圍延長到匈奴西遷入侵歐洲，並連結羅馬，於是她的研究走入西洋史，橫跨中國史與西洋史。<sup>32</sup>曾祥和讀了兩年研究所，丁山常鼓勵她寫論文，她寫得很快，幾天就交卷，她猶記那時寫過一篇〈宋朝對外貿易〉。這篇文章對曾祥和日後教書幫助不小，經過融會貫通，她覺得中國分裂就是國力最強、文化最進步的時候。<sup>33</sup>

與當前研究生不同的是，曾祥和面臨史料不足和論文無處發表的難題。曾祥和指出，抗戰時大家都買不起書，中大圖書館的書也很少，於是只能用圖書館的有限資料做研究，而且沒有太多刊物可以發表研究成果，因此曾祥和認為自己的研究成果既不特殊也不出色。畢業時，曾祥和有兩篇論文，一篇是賀昌群指點的〈兩漢匈奴史表〉，那時候都用毛筆書寫，她的毛筆字很工整；後來又寫了〈匈奴的西遷〉，遺憾地是，來臺灣時她只帶了〈兩漢匈奴史表〉。<sup>34</sup>



1943年7月，曾祥和獲中央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碩士學位

研究所畢業的那一年3月24日，教育部邀集史學界學者在重慶中央圖書館開會，成立中國史學會，是中華民國第一次召開的全國性史學會議，也是歷史界一大盛事。當時與會者都是各大學歷史系教授和研究生，中大史研所只有曾祥和和魏煜孫兩位學生，魏煜孫沒畢業，而曾祥和剛接到國立女子師範學院聘書，所以只有她參加會議。她是與會者中年紀最輕，也是輩分最小，對一位才剛出茅廬的女教授而言，曾祥

<sup>32</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74。

<sup>33</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74。

<sup>34</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74-175。

和當然終身難忘。不久抗戰結束，中國史學會不再有第二次會議，直到來到臺灣，經臺灣大學歷史系發起，才有了第二次史學會議。<sup>35</sup>

## 顛沛流離下的女教授行旅

研究所學程結束後為曾祥和的生命打開新的旅程，她必須面對婚姻與就業，而國共戰爭，也讓她必須選擇是留在中國大陸或彼岸的臺灣？這其實是當年許多知識分子的兩難。曾祥和如何抉擇畢業後的行旅？為何選擇進入大學教壇？在大陸和臺灣當教授可有不同？「女教授」這個頭銜對身為女性的曾祥和，可有特殊意義？

### 一、初執教鞭：國立女子師範學院

北平已經淪陷，培養高等師資的北平師範大學和女師大都在淪陷區。抗戰局勢稍微穩定後，政府辦了兩所師範學院，一所是位於湖南藍田的國立師範學院和四川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以下簡稱女師學院）。女師學院位於嘉陵江上游的鄉下白沙鎮，再往上游就是李莊，離重慶很遠，這所學校成立於1940年，師資非常整齊，是很好的學校。

中大研究所畢業後，曾祥和有三個讓人稱羨的工作機會，一個是傅斯年（1896-1950）邀請她去史語所任職，另一個是朱希祖希望她去國史館籌備處。史語所位於李莊，離重慶較遠，曾祥和不願意遠離父母，就忍痛放棄；至於國史館也令她嚮往。惟此時她接到女師學院的聘書，當年在大學教書很神氣，何況這又是一所難得的好學校，因此，她希望先去女師學院過個癮，再去國史館。然而，教完一個暑假，由於朱希祖離世，從此她與研究絕緣，以教書為志業，就這樣當了六十多年大學的歷史教授。<sup>36</sup>

曾祥和之所以任教女師學院，是因為女師學院的西洋史教授謝澄平（1905-1992）另有高就，要找人代替。抗戰前研究西洋史的學者不少，但打了六年仗後，沒有人能出國唸書，國外回來的留學生也很少，因此西洋史師資變得非常缺乏，謝澄平便到中大找研究生。曾祥和記得接受聘任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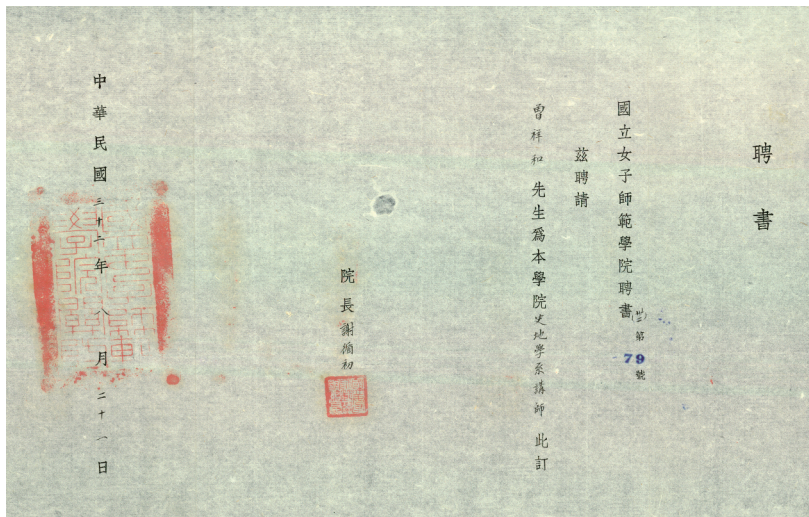
謝澄平覺得我成績還好，問我願不願意去。他大概是預備暑假離開，我還沒畢業，暑假前謝先生就親自送聘書給我。<sup>37</sup>

當年有碩士學位就可以在大學教書，不一定要有博士學位，對教師升遷也沒有審

<sup>35</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76-177。

<sup>36</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98-199。

<sup>37</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00。



1943年8月，曾祥和獲聘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講師

查機制。女師學院是一年一聘，曾祥和有碩士學位，剛去的時候是講師，第二年校長給她的聘書是副教授。<sup>38</sup>這期間有個小插曲，1943年，曾祥和升上副教授後，知道她的人不少，有人建議她當國大代表，甚至向曾父遊說，但都被回絕。<sup>39</sup>

從曾祥和研究所畢業後能獲得這麼多亮眼的工作看來，固然戰爭讓各學校或機構面臨人才短缺，曾祥和本身的學識與才華更是專家學者延攬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儘管她是女教授，並沒有被學界埋沒。

曾祥和成為教授後更是戰戰兢兢備課。女師學院的科系跟普通師範學院一樣，是史、地合一的史地系，她在史地系教西洋史，開3門課，一共12個鐘頭，包括西洋上古史、英國史。曾祥和記得當時學生不好應付，她回憶：

以前國外留學回來就是教授，有人也許有學問，不會講，但是也不乏虛有其名者，就是留而不學，學而不精的人。聽說女師學院第一位教西洋史的余先生是金陵大學畢業的，因為不受學生歡迎而離開。我剛去的時候，還有一位姓涂的先生，拖家帶眷，學生也不上他的課。

因此，曾祥和決定去教書後，也為自己找好退堂鼓，她告訴父母，假如她講不出來，就回來跟朱希祖讀書。<sup>40</sup>

曾祥和很坦誠地說，教書前她非常緊張，一想到要上課，腿都是軟的，幸好她一上臺就講出來了。當時她可以自己排課，她排每星期一、三、五上午，一連教4小時，總共十二個小時，星期六就回家。第一學期快結束前，一位教國文系中國上古史

<sup>38</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01。

<sup>39</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01。

<sup>40</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03-204。



的教授臨時離職，有一班即將畢業的學生沒人教。由於交通不便，一時找不到老師，學校要曾祥和來教，她不假思索答應。馬上讀傅斯年、李濟之（1896-1979）、董作賓（1895-1963）等名師的文章，還答應學校第二學期繼續教。詎料回家後，曾父訓斥她，認為她年紀輕，容易招忌，也會來不及準備。曾父強調這是職業道德、職業倫理。然而，曾祥和沒有受父權影響，因為已經答應接這一門課，於是第二學期繼續教，由於教得不錯，學生對她很好。<sup>④①</sup>

曾祥和對教學的熱誠由下得見：

那時候大家都買不起書，沒有什麼教材，學生上課都是記筆記，所以我自己準備教材，每天預備到半夜一、兩點，唯恐學生發問。有時想起學生可能會提出的問題，我還沒找到答案，週末就趕回重慶借書，非得找到答案不可，真要答不出來，也得有理由說為什麼我答不出來。<sup>④②</sup>

有趣的是，結果曾祥和努力預備的題目，直到退休都沒有學生問過她。<sup>④③</sup>這充分顯示曾祥和在教學備課上如何費盡心思，讓學生的疑問能獲得最好的解答。

當時除了史地系之外，也有外系學生選曾祥和的課，女師學院的學生差不多都是流亡學生，與曾祥和往來的學生很少四川人。在年齡上，她的學生中除了一位年齡比她小三個月外，都比她年長，有的還大上四、五歲，可能因為她年輕，大家都對她很好。至於曾祥和則把學生當朋友，從來沒有教書的感覺，總是戰戰兢兢，以做研究報告的心情上課，她表示「只要沒講錯就行了」。因此，師生之間相敬如賓，曾祥和記得89歲那年，有幾位與她年齡相仿的女師學院學生去她家拜年，還幫忙她接待訪客，師徒感情，令人動容。<sup>④④</sup>

事實上，曾祥和不是任教女師學院時才關心歷史教育，剛從中大畢業時，她就注意到史地人才的培育。由於當時各地的史地師資供不應求，在1941年11月《教育雜誌》的〈今後的史地教育〉一文中，她建議：

為權宜之計，可辦短期史地師資訓練班，招收專科以上他系畢業學生之於史地有興趣或有研究者，加以簡單扼要之訓練，以期應付中學師資之需要。至於大學方面，碩儒既難於短期內造成，當用各校互借之法，以收薈萃之效。<sup>④⑤</sup>

不可否認的是，這時期曾祥和對史地教育的關心，以及在歷史教學的殫精竭力，與她尚待字閨中有關，等到她結婚後難以展翅，這其實是有婚姻女教授的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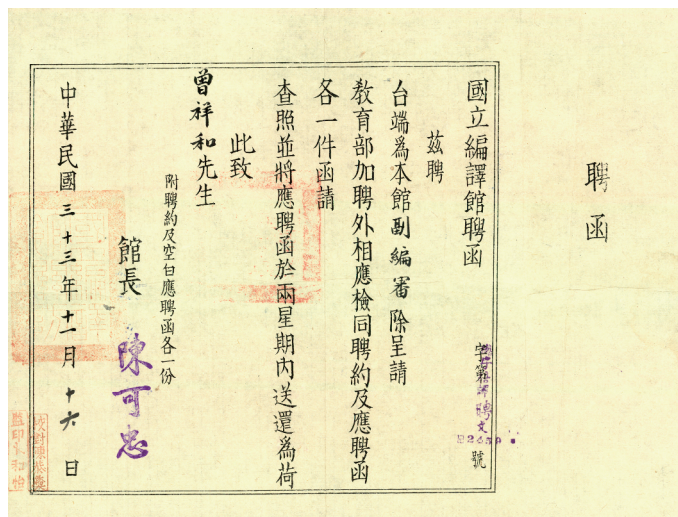
④①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04。

④②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05。

④③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05。

④④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09-210。

④⑤ 曾祥和，〈今後的史地教育〉，《教育雜誌》31.11（1941），轉引自沈念祖編，《蠶化絲不盡：曾祥和教授文集》，頁296-297。



1944年11月，曾祥和受聘擔任國立編譯館副編審

## 二、轉任國立編譯館

曾祥和到女師學院教書後，原本一切平靜無波，卻因沈剛伯追求她，每天給她寫信，又去看她；曾父知道此事後，非常生氣。第一年學期結束，她獲學校續聘、又升了副教授，回家後卻被父親關在家半年，深怕沈剛伯去找她。<sup>46</sup> 曾祥和又再度陷入父權壓迫，雖然曾父對女兒婚戀的控制是出於父愛，但曾祥和卻因此失去她在女師學院的教職。

當時沈剛伯無計可施，正逢編譯館來找曾祥和，曾父似乎覺得可以了，加上曾母的求情，就答應女兒到編譯館工作。曾祥和剛去編譯館時，資格較淺，擔任副編審，主要是編輯西洋史詞典。<sup>47</sup> 曾祥和在編譯館工作不久後抗戰勝利，各機關都預備遷回南京，每個人都想回家鄉，包括編譯館的同事也想離開。中大教育系教授王書林（1902-1983）認為曾祥和教書教得還不錯，就介紹她去南京臨時大學任教，去臨時大學可讓她搭飛機到南京。<sup>48</sup> 曾母知道此事，要求曾祥和應允，於是她接了臨時大學的聘書。<sup>49</sup>

就在此時，曾祥和的外婆過世，她的母親和哥哥準備回開封奔喪。由於曾父察覺沈剛伯又來找曾祥和，希望把女兒送到遠處，於是要曾祥和陪母親去開封。據曾祥和描述她的父親押著她上車，不准她回家拿東西，所以她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就跟著母

<sup>46</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04。

<sup>47</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11。

<sup>48</sup> 抗戰勝利後，教育部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設立「臨時大學」，教育部認為淪陷區在日本佔領下，學生們讀的都是日本人教的歷史，於是在上述四個地方各辦一所「臨時大學」，聘請戰時隨政府撤退到後方的大學教授，給淪陷區的大學生補習中國歷史，學生必須上過臨時大學才能分發到其他學校繼續讀書。頁 218。

<sup>49</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13-214。

親和哥哥去開封。儘管父權強大，曾祥和並沒有因此失去學以致用的機會，在開封沒住多久，有不少機構邀聘她，除了臨時大學外，編譯館也要她回去，最後，她決定到臨時大學教書，於是坐火車到南京。<sup>50</sup>

這段路程並沒有因為戰爭結束而順暢，火車先走隴海路，到徐州再轉津浦路。中途因共產黨的影響，火車班次不多，路上也不太安靜，幸虧沿路有老佣人送她到南京，還有在鐵道部服務的三表哥，託付他的朋友和同學照應，最後才順利抵達南京。由於南京的家舍被拆光，在無家可歸下，曾祥和只好住在臨時大學的教職員宿舍。<sup>51</sup>

### 三、任教臨時大學

戰時退到後方的學者不多，政府又不願接收所有淪陷區的學者，以致師資不夠。南京臨時大學的主持人是王書林，需要十位左右的歷史教師，曾祥和謙稱，她只是去湊數。曾祥和提到，當時該校是臨時性質，十幾位同事各上各的課，沒有什麼來往。<sup>52</sup>

曾祥和在中大功課很好，中國史一樣讀得很紮實，但每天備課到半夜，看遍關於中國通史的書，也因此能獲得學生對該門課的青睞。這時臨時大學的學生有幾百個，主要來自中大、金陵大學等校，男學生比較多，女學生非常少。最初是 30 個學生一班，曾祥和笑稱，可能學生看她年輕，她每上一堂課，學生就多一點，後來學生越來越多，高達兩百多位學生，只好改在大禮堂上課。<sup>53</sup>

1945 年底到 1946 年中，曾祥和在臨時大學教了半年。由於教得不錯，臨時大學結束後，她接到好幾所學校的聘書，包括王書林到東北中正大學，約她同去。而編譯館的老同事陳可忠（1898-1992）出掌廣州中山大學，也邀她去教書；江西的一所大學也託人和她接頭。不過，因為童冠賢向北京師範大學推薦，曾母的大舅又在北京，建議曾祥和去北師大，她便接了北師大的聘書。<sup>54</sup>

從前述南京臨時大學學生踴躍上曾祥和的中國史，到該校結束辦學，曾祥和並沒有因此失業，反而獲得四所大學邀請任教。這固然與戰後師資短缺有關，但曾祥和個人的表現也是她受到重視的主要因素。

### 四、女教授成為教授夫人

婚姻是人生大事，作為名教授的曾祥和卻在婚姻旅途上跌跌撞撞。1946 年，曾

<sup>50</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14, 217。

<sup>51</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17。

<sup>52</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18-219。

<sup>53</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19-220。

<sup>54</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20。





1946年，沈剛伯、曾祥和結婚照，前排左二為主婚人曾母馮恩紱

祥和在曾父反對、曾母同意下，嫁給年長她24歲的中大教授沈剛伯。雖然曾祥和于歸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現代化，人們仍無法完全擺脫傳統婚姻觀念，男女結婚的對象既要門當戶對，也要年齡相當，沈剛伯和曾祥和的婚姻就是因此遭到阻攔。儘管沈剛伯是知名教授，他的年齡以及曾經結婚的事實，讓周遭的親友很難認同他，曾父更是百般阻撓，如前所述。不過，曾祥和眼中的沈剛伯則是：

剛伯跟我處得好，除了我們很談得來，志同道合，跟好朋友一樣之外，也是因為我們都是大而化之，不計較小事的人。……不過當時人家都怪沈剛伯，不怪我，所有人都罵他，包括我的同學、親戚朋友。可是我滿腦子理性主義，覺得很不平，認為他又沒有別的壞處，他要是離婚，我絕不會嫁他，他太太都去世好幾年了，我也成年了，我沒有丈夫，他沒有太太，他為什麼不能追求我？<sup>55</sup>

曾父原本打算透過新聞媒體向社會公開，譴責沈剛伯，經曾母勸說，才沒有將此事鬧大，而且經由曾母，曾沈二人才能結成連理。由於曾母出錢辦婚事，他們在鎮江一間大旅館正正式式地宴客，女方主婚人是曾母，男方主婚人是中大的教授徐光（1906-?），介紹人是賀昌群，證婚人是後來接任編譯館館長的趙士卿（1891-1974），這些名字都寫在他們的結婚證書上。<sup>56</sup>結婚後，曾母才告訴曾父此事，但曾父對這樁婚姻始終耿耿於懷，只肯見女兒，不肯見沈剛伯。

成為人妻之後，曾祥和並沒有因為教授夫人的光環改變生活步調。結婚後他們夫妻在南京租房子，沈剛伯生活拮据，找到一間大雜院，他們只租得起下房。這座大雜

<sup>55</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11。

<sup>56</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11-513。

院總共住有五家人，大家洗東西或曬衣服都在公共的院子裡。<sup>57</sup>出身富裕家庭的曾祥和，經過顛沛流離的戰爭，已經能適應這樣的居所，而這也是當時公教人員租得起的房子。只不過，相對於其他人，曾母疼惜女兒，還是請老廚子退伍的兒子到曾祥和家當廚師。<sup>58</sup>

從前面有關曾母與曾祥和的互動，可看出母權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曾祥和之所以能在求學、就業乃至婚姻上翻轉，又在婚後生活獲得照顧，就是出自母權與父權抗衡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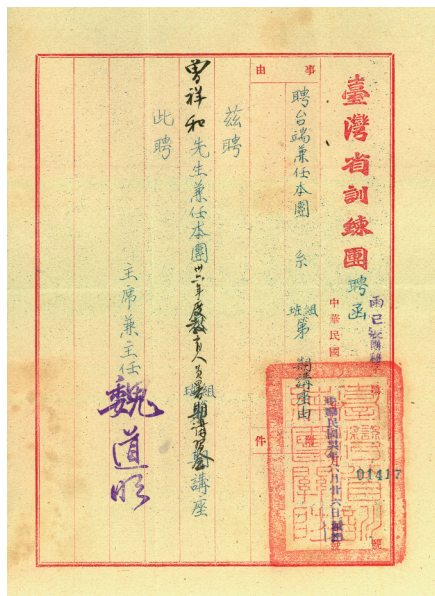
對女性來說，結婚生子是普通的事，但曾祥和除婚姻坎坷外，初次懷孕也不順遂。1947年10月，曾祥和夫妻期待的孩子出生了，不久即夭折。<sup>59</sup>而預產期間，曾祥和雖然接了北師大聘書，卻無法赴任，這時編譯館請她在家編《西洋史辭典》，這成為她婚後的主要工作。面對婚後的居處和工作，曾祥和曾自諷道：

我從小就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吃飯有人幫我盛，反而覺得那種生活沒什麼稀奇，倒是結婚後我一天到晚給別人（先生）盛飯，好日子、窮日子我都經歷過，只要衣食無缺，日子一樣可以快快樂樂，無所謂！<sup>60</sup>

充分呈現動亂時代一位女教授的處境。

此外，國民黨遷臺之前，兩岸沒有戰事，民衆往來頻繁。魏道明（1899-1978）擔任臺灣省主席，曾任教中大的許恪士（1895-1967）當教育廳長，他回南京述職時，即邀請方東美（1899-1977）、沈剛伯，曾祥和三人到臺灣，為臺灣省訓練團教育人員的暑期講習會演講，介紹中國各方面的情形給曾受日本教育的臺灣同胞。<sup>61</sup>因此，除了在家編纂辭典外，有孕在身的曾祥和，在1947年暑假和沈剛伯一起到臺灣並作演講。

喪子之後，曾祥和曾隨丈夫回湖北老家探親。回到南京後，沈剛伯繼續在政治大學教書，並協助編譯館編書；而曾祥和因身體欠妥，也暫時在家幫編譯館編書。這時候，北京



1947年6月，臺灣省訓練團聘請曾祥和暑期講習會講座聘函

<sup>57</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14。

<sup>58</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15。

<sup>59</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28-530。

<sup>60</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18。

<sup>61</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21。

大學、北師大和蘭州大學都邀請曾祥和夫妻前去教書，他們原本很心動，但最後選擇到臺灣教書。<sup>62</sup>

## 半世紀的臺灣教職

訪問中，曾教授對童年憶往、學校教育、戰時教學和家庭婚姻，記憶非常清晰，各種人、事、物都能娓娓道來，且沉浸其中。作為主訪人只好把曾祥和的記憶「強拉」回來臺的半世紀回憶。在承平的臺灣，曾祥和的生命主旋律是在這裡展現。曾祥和為何到臺灣？她何以選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今的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家庭生活是否影響她的教書生涯？她和學生建立何種關係？參與哪些與教學有關的教育活動？

### 一、來臺前時局的動盪不安

曾祥和夫妻選擇到臺灣教書前，臺灣大學校長莊長恭（1894-1962）到南京拜訪沈剛伯，請他到臺灣幫臺大聘請教授。<sup>63</sup>由於勝利後學術界需才孔亟，女師學院大力宣傳曾祥和，莊長恭也找她去臺大，最後曾祥和選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師大）<sup>64</sup>。曾祥和指出，戰後有女師學院的同事在該校任教，於是師大請她去教書，而臺大歷史系與師大史地系互通聲氣，一聽說有一個能教西洋史的人，臺大也給她聘書，但為迴避與沈剛伯同一單位，她婉拒臺大，接受師大的聘書。<sup>65</sup>

那年師大整修校舍，1948年11月下旬才開學，於是曾祥和有充裕時間在南京等沈剛伯的訊息，並觀察北方情勢的變化。由於金圓券<sup>66</sup>改革失敗，中央政府情勢急轉直下，他們夫妻既無法去北京，正在臺灣的沈剛伯也回不來，於是曾祥和不得已而到臺灣，成為師大史地系教授。<sup>67</sup>

離開大陸之前，曾祥和向父母道別，然後從上海搭船到臺灣，曾母特別賣了幾桶煤油給她做路費，讓她坐頭等艙。熟料，搭船那幾天，金圓券跌到只能夠買四等艙的船票，四等艙沒房間，就是底艙、邊艙。那時候曾祥和才28歲，她以為到臺灣只是

<sup>62</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30-532。

<sup>63</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31。

<sup>64</sup> 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原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中學，隔年成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與臺北高中共用校舍，但臺北高中不久即停止招生，校舍由師院接收。1955年，省立師範學院改名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67年再更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sup>65</sup> 曾祥和特別強調她得到臺大的聘書，是「沾了師範學院的光，跟剛伯沒有關係」。《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31。

<sup>66</sup> 金圓券為中華民國政府於1948年8月19日至1949年7月3日間，由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定貨幣，流通範圍為除臺灣省外的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控制區域。該紙幣由於發行準備不足以及未嚴格實行發行限額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金圓券」，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7%91%E5%9C%93%E5%88%B8>，2024.08.18 檢索）。

<sup>67</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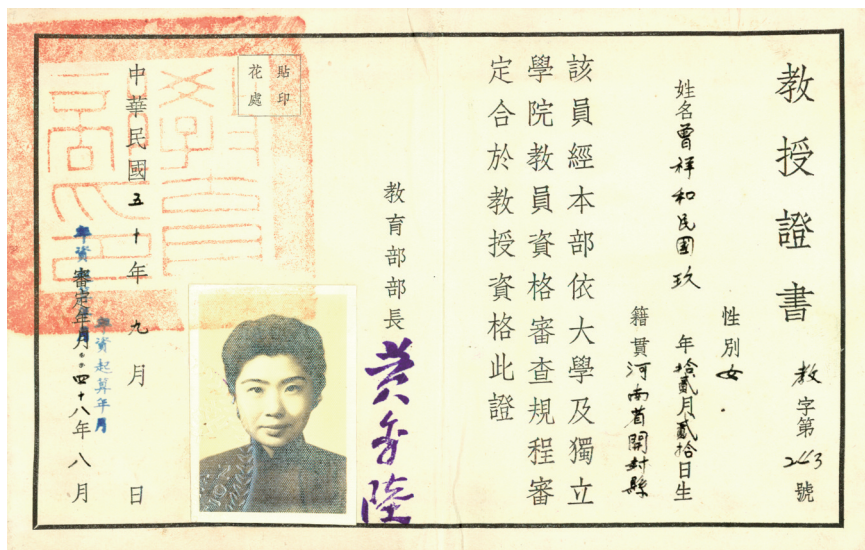


暫時避開大陸上混亂的局勢，所以她只帶了一口箱子、一個鋪蓋捲，兩件行李。<sup>68</sup>  
1948年11月11日，曾祥和終於到了臺灣，但也不再有機會回中國大陸教書。<sup>69</sup>

## 二、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為主的一甲子

### （一）教授證書與課程安排

曾祥和回憶，早期師大只有她和王德昭（1914-1982）、高亞偉（1916-1998）三位西洋史專任師資。前面她提到，過去在大陸的大學教授沒有審查制度，原來就是教授的老教授們大多沒去教育部登記，因此，也沒有所謂的教授證書，就連她的丈夫沈剛伯也不曾登記。直到朱家驊（1893-1963）當教育部長時，臺灣教授升遷開始有審查制度，新聘教授必須送審。1943年，曾祥和即是女師學院講師，來臺後，學校幫她送審，1961年她正式升為教授，證書號碼是243號。<sup>70</sup>



1961年曾祥和的教授證書

雖然曾祥和是女性，但她和王德昭、高亞偉兩位男教授並無軒輊，三個人教十個系的西洋通史，課表隨教務處平均分配，每個人教三分之一。<sup>71</sup>拿到課表後，曾祥和按表上課，那幾年她教過許多學生，他們後來在各行各業都很出名。第一年由於時間來不及，曾祥和沒有在本系開課，幾年後，受日本殖民教育的高中生漸漸變少，她提

<sup>68</sup> 這種想法普見於這時期流亡到臺灣的大陸民眾，而此後他們再也無法返鄉，直到1987年海峽兩岸開放探親。

<sup>69</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532-536。

<sup>70</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24-225。

<sup>71</sup> 與曾祥和不同的是，當時吳振芝是臺南工學院第一位歷史老師，沒有與其他歷史老師有排課上的問題。《黃葉辭枝，不朽永生：吳振芝教授口述歷史》，頁99-101。



議將中國通史和西洋通史改成選修。等到曾祥和開始教本系的課時，她先教西洋上古史，再接西洋通史，後來她也教西洋中古史和英國史。<sup>72</sup>

曾祥和告訴我們，從前師大和臺大兩校交情很好，師大史地系的歷史課程會請臺大教授來教，沈剛伯曾在師大教過西洋上古史，後來，臺大的教授慢慢退出。曾祥和主要教的是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三門必修課，一共九個鐘頭。中古史是三年級必修，上古史是四年級必修，之後，她不教西洋通史，只教上古史和中古史兩門必修課，一直教到七十歲從專任職務退休為止。<sup>73</sup>

師大的史地系未分開時，因必修課太多，全系沒有選修課程，學生爲了增進英文閱讀能力，要求曾祥和爲他們講授西洋史名著，於是曾祥和主動加課，她形容當時上課情境：

每週一次在晚間六點到九點連上三個小時，上課地點在理化系做實驗用的階梯教室，學生坐得滿滿地，似乎不完全是本系同學。因爲不算學分，沒有學生名單，不知道有多少人，大約總在四、五十人左右。有些在後面聽不清、看不清的還在課外找我詢問，用功的程度，非常令人感動。<sup>74</sup>

曾祥和的教材是用她自己的書或是她從臺大借來的書，然後節錄出精彩章節，印成講義介紹給學生。曾祥和採用的方式是：

我還的都是最好的英文書，要他們自己查生字，先瞭解大意，錯了不要緊，我一句一句地講，培養他們對史實的判斷力，一年下來大概可以介紹七、八本書。因爲用英文教材，外系學生很多，上課學生越來越多，最後借用理化系的階梯教室上課，前頭是做實驗用的桌子，後頭一層一層桌椅都坐滿學生。史地系分家後，歷史系把這門課列爲選修課，彭小甫、陳三井等人也都曾選修。<sup>75</sup>

上面提到的彭小甫（生年不詳）後來是師大教授，陳三井（1937-2025）則是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兩位的知名度都很高。「西洋史名著」成爲選修的正式課程，是到1962年史、地分開成兩系後，歷史系才有開選修課的空間。另外，由於每週教9小時已經負荷太重，於是曾祥和輪流開授西洋名著選讀與英國史，一樣教9個鐘頭，但只拿1個鐘頭的超時鐘點費。<sup>76</sup>

## （二）桃李滿天下

臺灣光復初期，大學中很少有本省籍學生。以臺大歷史系爲例，該系幾乎都是大

<sup>72</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28-229。

<sup>73</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29-230。

<sup>74</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30。

<sup>75</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37。

<sup>76</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31。

陸來的學生，不過，師大早期有不少本省籍同學。在史地系中，學地理的學生較多，學歷史的則較少，歷史組很少超過十個人。在曾祥和記憶中，她到師大第一年，史地系全部學生大概十來人，最早的一班已經四年級，她沒教過。當年歷史組只有三個學生，都是本省籍的男生。根據規定，師大畢業生一定要教書，至少服務五年，不然要賠錢，而這三人後來都去教高中。<sup>77</sup>



曾祥和（前排左二）與昔日師大同事、學生合影

前排：莊吉發（左一）、李樹桐（左三）、高亞偉（左四）、林明德（右二）、呂實強（右一）

二排：沈明璋（左一）、朱際鎰（左二）、李符桐（左三）、王家儉（右一）

三排：李國祁（左二）、王仲孚（左三）

讓曾祥和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學生畢業後除教書之外，也有走上學術界，成為史學界的菁英。例如，當年成績很好的呂實強（1926-2011）、陸寶千（1925-2024）、李國祁（1926-2016）、王爾敏（1927-2024），其中王爾敏與她是河南同鄉會成員，她常跟這些同鄉在一起，彼此像朋友一樣；<sup>78</sup>曾祥和與學生同樣是亦師亦友。<sup>79</sup>曾是曾祥和學生的張玉法（1935-）回憶，曾祥和當他的導師時，和學生打成一片，同學們很喜歡三三兩兩地約著到她家聊天，曾祥和甚至拿導師費請學生去碧潭划船。<sup>80</sup>

有意思的是，前面這張照片出現的是清一色男性，曾祥和雖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卻呈現她是不畏性別的女學者。同時，在她的教導下，造就出許多歷史學界的男性菁英，他們不僅遍布各大學和學術機構，甚至把曾祥和的教學精神傳承給下一代。

<sup>77</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34。

<sup>78</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34。

<sup>79</sup> 當時許多學生是流亡來臺，師生之間產生亦師亦友的關係，吳振芝接受訪問時也提到自己如何和學生建立深厚感情。《黃葉辭枝，不朽永生：吳振芝教授口述歷史》，頁 130-138。

<sup>80</sup> 張玉法，《學海遊蹤：張玉法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2025），頁 37。

此外，曾祥和就讀中大時，許多大學生規定要寫畢業論文，但她發現師大沒有這類規定。而當年師大圖書館的資料，和抗戰時期流亡學校一樣圖書資料不是很齊全。<sup>81</sup>其中西洋史方面的書籍特別不足夠，曾祥和必須設法解決這些困境，她表示：

我剛到師範學院時，學校圖書館很小，裡面都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書，西洋史方面只有五本破破爛爛的書，一本是 Lynn Thorndike 寫的《西洋通史》，老掉牙了，沒人用過；一本是《亞歷山大》，另外三本小書我記不清了。這五本書雖舊，總還是書，我用我的名字借回來讓同學們拿去看。<sup>82</sup>

讓曾祥和感動的是，因為沒有書，她不要求學生寫論文，但偶然有幾位同學請她出題目，讓他們寫篇西洋史的文章，這些學生還主動去臺大或美國新聞處找資料，做深入的研究。<sup>83</sup>回顧曾祥和在抗戰時期的論文寫作，以及她的學生在戰後臺灣的查找史料，雖然他們都處在史料極度缺乏的環境下，卻為自己開拓學術領域。

師大學生畢業後，有教書的義務，而想要讀研究所的人，必須服滿教學義務。至於讀研究所有兩條路，一是報考臺灣的研究所、另一是出國深造。那時只有臺大有歷史研究所，該系希望錄取泛觀博覽的學生，規定研究所入學考試除了筆試還要口試，曾祥和很開心地說：「學生上過我的課報考研究所很佔便宜」。例如，周龍（生年不詳）上過她的西洋史名著選讀，一年讀好幾本書，研究所口試時侃侃而談，講得頭頭是道，成為師大史地系第一個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的學生。<sup>84</sup>

曾祥和非常鼓勵學生做研究，就如她一直遺憾自己沒有走學術之路。她強調，師大有很多學生教書後沒時間做研究，就耽擱了，但葉龍彥（1940-2023）、孫彥民（生年不詳）、張玉法三位學生受到她的鼓勵上了研究所，而且他們日後都有很好造詣，張玉法還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她深感欣慰。<sup>85</sup>曾祥和還提到，郭廷以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時，吸收許多優秀的師大學生。<sup>86</sup>最讓曾祥和遺憾的是，當年史地系女學生雖然不多，但有優秀而可造就的女學生，卻選擇教書、相夫教子，曾祥和曾因為學生陳寶釵（生年不詳）去教書而感觸良多，她說：

畢業後就去教中學，我有很多女學生都是這樣，為先生犧牲，成就先生。我沒結婚以前，做學生也好，教書也好，都很有成就感，教書人家誇獎我，學生對我也很好，沒課就不起床，平常還有足夠的時間跟同事出去玩，生活很舒服，

<sup>81</sup> 張玉法在師大教書時，也深感師大圖書設備之不足。游鑑明訪問，〈傑出校友張玉法院士專訪：為有源頭活水來——研究與教學歷程〉，《師大校友》288（1997）：32。

<sup>82</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36。

<sup>83</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36。

<sup>84</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37-238。

<sup>85</sup> 張玉法接受訪問時也提到：「李樹桐、朱雲影和曾祥和也是我敬佩的老師，…這三位老師的特色是平易近人，十分關心學生的學習生活」。游鑑明訪問，〈傑出校友張玉法院士訪：為有源頭活水來——研究與教學歷程〉，頁25。

<sup>86</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39。



內容很豐富。但是結婚後，我沒有閒過一天，沒有睡過一次懶覺，可是一事無成，報不出什麼帳，前幾年有位聰明的太太跟我說：「有帳呀，報到別人身上了，就是相夫教子。」丈夫出名，孩子有成就，所以說帳報到別人身上，自己沒帳了。<sup>87</sup>

從上面的自述看來，曾祥和是一位有女性意識的女教授，對自己有遺憾，卻不願意自己的女學生留有遺憾。

曾祥和也在外系開課，早年西洋通史是必修課，無論是外文、數學、理化、教育、體育、美術、音樂等系，大約有三分之一學生，她都教過。<sup>88</sup>曾祥和提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幾年前我在《中央日報》副刊上讀到一篇文章，一位在新加坡教書的教授回憶當年在師大國文系求學的往事，提到上西洋史的情形，他說：「有一位曾先生說話快得不得了，我們都來不及記筆記！」底下倒是恭維我一句：「不過，我們倒是因此得了些西洋史的知識。」<sup>89</sup>

此外，曾祥和還教過夜間部僑生和外籍生。<sup>90</sup>

由於西洋史師資缺乏，曾祥和還被邀請到師大以外學校教西洋史。她懇切地告訴我們何以西洋史受到重視：

1937年我進大學，那年爆發七七抗戰，這是中國現代史上很重要的年代，中國又挨打了。在此之前，大家都想參考西洋人的方法替中國找出路，科學家從西洋科技入手，法政學家從西洋政治制度、文化找線索，我們歷史學家從西洋的經驗找出路。<sup>91</sup>

曾祥和指出，從前研究西洋史的人與中國史一樣多，譬如雷海宗（1902-1962）、沈剛伯、周培智（1902-1981）等人都是研究西洋史。而她自己在中大文科研究所一開始也是研究西洋史，她選擇兩個題目：雅典和希臘的民主政治，以及羅馬的法治。曾祥和既希望中國實行民主政治，又認為中國應該走法治的路。<sup>92</sup>

但事與願違，韓戰以後，美國為了研究中國，大學紛紛開始教中文、中國史，在圖書館成立中文部門。曾祥和表示，美國對「教書的也不要求你是專家，不必講得多

<sup>87</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38。

<sup>88</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39-243。

<sup>89</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40。

<sup>90</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45-251。

<sup>91</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56。

<sup>92</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56。

深，只要能用英文教中文、中國史就可以」，也發現「很多學生對西洋史有興趣，可是一考慮到出路，最後還是選擇研究中國史」。<sup>93</sup>但無論如何，隨著大學的不斷設置，臺灣歷史系的西洋歷史課並沒有減少，曾祥和教授坦誠地說出自己在外校兼了多少課以及為何兼課的過程：

我平常要教書，家裡得請人幫忙做家事，用錢緊得不得了，還好在臺灣復校的大學越來越多，他們找不到人教西洋史就找我教。從前教育部沒有限制大學教授兼課，我到處兼課，臺大、輔仁、銘傳、東吳、文化，甚至連軍法學校都教過，最多一個禮拜教二十幾個鐘頭，回到家後，累得話都說不出來。<sup>94</sup>

由此看來，原本家庭優渥的曾祥和，嫁給同是教授的沈剛伯後，雖然沈剛伯學識淵博，在西洋史學界具有一席之地，但他們的生活頗為拮据，以致於曾祥和必須透過兼課來改善家庭經濟，這是當時女教授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不過，外校兼課帶給曾祥和不少樂趣，甚至有機會在臺大教到研究所學生，這對曾祥和的教學不無挑戰，而這時沈剛伯已經去世，她不必顧忌夫妻同臺，經由她的敘述可看出研究生並不排斥西洋史：

在師大教書時，大學部跟研究所的課不相通，大學部學生不能選研究所的課，可是臺大是通的，我在臺大開的是大學三、四年級與研究生的選修課。臺大研究生大部分研究中國史，需要西洋史的學分很少，但還是有人選我的課，曾經有一班有九個研究生選課，所以大家還滿有興趣的。<sup>95</sup>

為吸引學生修課，教授對課名多半巧費心思，有一次，曾祥和在公佈欄上看到課表，自己的課名原是「西洋史名著選讀」，而另兩位教授的課名分別是「歐洲史名著選讀」、「英文西洋史名著選讀」，性質十分相近。那時候總統選舉已經是直選，但制度還有些問題，有些學生喜歡找曾祥和談民主政治，於是第二年開學前，她馬上改開「西洋民主發展史」，這門課一直開到她退休。<sup>96</sup>

必須一提的是，前面提到，曾祥和的教材是從書中節錄出精彩章節，印成講義介紹給學生。2011年她終於把講義出版成書，書名是《西洋民主政治的治亂興衰》。雖然這本書是她在退休後3年出版，卻讓曾祥和對自己的教學之旅不再有遺憾。因為受訪期間她念茲在茲，不願意學界誤以為她是沾沈剛伯聲名，自己不曾有著作。其實曾受教於曾祥和門下學生當時的筆記，對這本書的問世有不少助益。<sup>97</sup>這本書封面寫

<sup>93</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56-257。

<sup>94</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57。

<sup>95</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61。

<sup>96</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64。

<sup>97</sup> 曾祥和，《西洋民主政治的治亂興衰》（臺北：新銳文創，2011），頁5。

著：「西洋民主政治近年出了什麼問題？」、「二戰以後西方何以不見傑出領袖？」這些提問均是曾祥和上課時與學生的討論。

曾祥和特別提到她有兩個教學原則，一是上課不點名、另一是傳播知識不是賺錢的工具。另外，有鑑於當年中大有些教授無法在課程結束時，把課講完，於是不論在本系或外系，曾祥和一定把課從頭教到尾。<sup>98</sup>另外，曾祥和以前接受的大學教育是歐洲式、討論式的教育，但因為她教的是師大，而且史地系既要讀教育課程又要讀歷史地理，時間有限，再加上學校沒有那麼多參考書，於是她只能採用灌輸式的方法。她把從書本上得到的東西向學生報告，由她口述、學生筆記。感人的是，之前提到曾祥和對備課的用心，到臺灣任教時也不曾馬虎，她說：

我上課前一定充分準備，戰戰兢兢預備教材，即使沒有答案，也要找夠資料，跟學生說明為什麼沒有答案。這麼多年來我沒有一堂課不準備，經常預備到半夜，下課後，回家路上我也會在腦子裡想一想，剛才在課堂上有沒有講錯。剛伯過世後，我不請人，自己燒飯，教完書我常常拐到菜市場帶點菜回來，但是腦子裡一直在想著功課，不知不覺走回家，忘記買菜了，這種情形不只一回。幸好我都沒有教錯，但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改進。<sup>99</sup>

由上可看出曾祥和對教學的認真與執著，但她對灌輸法的教學方式做自我反省，甚至向她早年教過的學生致歉。她表示，當年她的老師們介紹給學生的都是最好的參考書，她將書裡的內容照本宣科教給學生，三十歲之後，她才對自己所講的內容有所體會。1962年師大史地系分家，曾祥和開始用討論的方法教學，要學生先讀書再討論。比方為培養史識，她要求學生選一本歷史書，找出不同意它的地方，然後在課堂上討論，不僅和學生充分互動，也訓練學生的判斷力。雖然如今很多教授都採用這種方法，對受中國傳統史學訓練又資深的曾祥和來說，這是一種創新和挑戰，一直到她七十歲退休都是用這個方法。因為七十歲以後，她能夠體會自己說的每一句話，且揮灑自如，也因此她在臺大研究所開課能吸引不少學生。<sup>100</sup>

很重要的一點是，曾祥和經常鼓勵學生，與學生相處和睦，但她律己甚嚴，要求學生必須嚴守師生分際，且嚴禁學生考試作弊。曾祥和感激上蒼給她這麼多又好又可愛的學生，讓她跟他們相處一堂，能討論且切磋學問，因此，不斷強調「教書真是一種享受」。

2008年曾祥和希望完全退休，連研究所都不教，系上同仁一再挽留，系主任林麗月還打電話希望留她，她提及：「選課的學生甚至在考卷上寫：『老師您千萬不能退

<sup>98</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84-286。

<sup>99</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86。

<sup>100</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287-288。



休！』考卷上不能隨便寫東西，幸虧研究生的卷子不必交出去，要是大學部學生就零分」。這一年剛好校長休假，系主任陳豐祥沒辦法，只好讓她退休。<sup>101</sup>也因此，曾祥和在臺灣的 60 年教學旅程，畫下休止符，但「女教授」的頭銜卻永遠亙古不變。

## 代結語：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採用這個標題並不是指曾祥和走下講臺，就隱居去了，而是在「教書」這座大山中，這位資深女教授始終掛念教書、不問外務，因此，在她的教學生涯，她拒絕與教書無關的一些事務。來臺之前，她曾因為工作和「女教授」頭銜，被邀請為國大代表。來臺之後，婦聯會請她加入國民黨、二女中（今中山女中）要聘她當校長、澳洲墨爾本大學文學院長 Harry Simon 則提供她終身教職，<sup>102</sup>曾祥和一概婉拒。不過，與大學教育、增廣民衆知識或推動中華文化的有關活動，她沒有排拒。比方，遠赴美國加州客座講學、聯考出題與閱卷、編審教科書、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廣播開講、出席中國歷史學會與孔孟學會、參加詩會等，她都欣然接受。<sup>103</sup>

相較於中國第一位女歷史教授陳衡哲（1893-1976），曾祥和稱得上是臺灣戰後首位全職的女西洋史教授。在著作上，雖然她不像陳衡哲以女性視角撰寫的《西洋史》受到矚目，但在 91 歲（2011）出版第一本學術專書《西洋民主政治的治亂興衰》。曾祥和去世後，由她女兒沈念祖根據她生前的論文、回憶錄、時評懷舊，結集成《蠶化絲不盡：曾祥和教授文集》出版，同時，沈念祖也把曾祥和生前翻譯的文稿，與師大歷史系教授劉德美重新整理、修訂，分別於 2021 年和 2024 年出版《希臘史》與《羅馬史》。<sup>104</sup>這些論文和專書，均是她生前授課的重要素材，而且她把授課內容轉為與時事結合，讓學生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不是枯澀的陳述史事，更不在建構理論，因此，影響門下無數學生，前面提到的陸寶千，便深有所悟。<sup>105</sup>

<sup>101</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311。

<sup>102</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296-302。

<sup>103</sup> 《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302-309, 315-330。

<sup>104</sup> 這兩套翻譯書，是曾祥和從伯里（John Bagnell Bury）所著英文書籍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據劉德美推測，翻譯作顯然是為了授課而用，因此翻譯稿不完全依照原文，有些章節甚至是引自別的書籍。劉德美還認為這兩本英文著作是經典教科書，缺乏好的中文翻譯，值得整理出來印行。沈念祖感念身為專家的劉德美毅然擔起重任補足全文又校訂，終於在 2017 年完成，並由南京大學（中央大學前身）出版。沈念祖，〈思親常望白雲飛——追憶媽媽的古光片羽〉，《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xx-xxi。

<sup>105</sup> 陸寶千，〈序一 史學之由體起用：曾祥和教授之身證〉，沈念祖編，《蠶化絲不盡：曾祥和教授文集》，頁 3-4。孫震在〈序〉中也強調，他退休後有較多時間讀一點中國傳統的經典，可領悟到「曾教授認為古代希臘和羅馬都是追逐經貿利益而發展為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近世以來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重功利、輕仁義，雖然為世界帶來短期的繁榮，但也帶來重大災害。反而是我國『王者無遠圖』、『睦鄰懷遠』、『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傳統思想，最能達到各國和平相處、追求永續發展之道」。孫震，〈序：在平凡生活中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 ix。

回顧前述，曾祥和走上教壇，主要是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與新式教育，即連沒有受過新式教育的曾母也是推手，因為曾母讓她當「人」，而不只是「女人」，曾父也一樣以「人」教育她。自新文化運動以降，做為「人」的觀念，成為當時部分男女知識分子的主臬，在耳濡目染下，曾祥和本人除了不受制性別差異外，她也把這個觀念放在學生身上。因此，雖然她是女教授，仍吸引男學生慕名上課，她同時鼓勵女學生能做自己，不被婚姻牽絆深造。進一步說，曾祥和不僅言教還身教，對她來說，視教書是一種享受，對學生來說，則是一種薰陶與福氣。

除此之外，曾父在曾祥和小時即為她奠定深厚的英語能力，儘管曾祥和沒有留學國外，卻能閱讀和翻譯西文書，甚至成為西洋史教授，帶領學生浸淫在西方的歷史世界。至於中大歷史系與研究所教授的風範和指導，均是曾祥和成為教授後的典範與借鏡。儘管如此，曾教授本身的勤奮、勤上圖書館翻閱史料，更是讓她側身在男教授輩出的西洋史學界，具備一席之地。

就「女教授」這個職位來說，與民國時期的陳衡哲和曾昭燏兩位女教授不同的是，她們在抗戰之前或抗戰時期已經完成學業，成為專業教授。曾祥和卻是在烽火歲月下歷經學校搬遷、日軍轟炸，且在艱困的日常生活中完成學業。所幸的是，在人才缺乏的戰爭時期，她擁有許多工作機會，邀請她去工作的機關完全沒有性別歧視或差異，因此曾祥和有多重選擇工作的機會，當歷史教授就在這時拍板定案。然而，曾祥和在婚姻、生育上先後遇到荊棘，先是曾父反對，她不能自主結婚，而是曾母幫她完婚；其後長子出生不久夭折，由於心靈和身體的雙重打擊，她只能在家編書，無法返回大學教書，直到來臺，她才再度在師大史地系任教。曾祥和面對這層層的困境，雖是許多職業女性婚後的遭遇，曾祥和卻從不訴苦，若非經由口述紀錄，她的這段歷史將湮滅在群山中。

當兩岸隔離之後，曾祥和面臨的不只是與父母永遠別離，還失去曾母經濟支柱，無法過錦衣玉食的日子。她必須與其他公教人員一樣，過著清貧的生活，透過兼課來改善家庭經濟，這是處在中日戰爭前後到 1970 年代不少學者們的無奈。特別是作為女教授的曾祥和，還得負責三餐、生養女兒和照應同是教授的丈夫。但無論如何，曾祥和走過精彩的教書生涯，在歷史學界不曾浪得虛名。感人的是，傳道、授業、解惑之外，她期待男女學生都能更上一層樓，從教書走向研究，這應該是女教授與男教授之間最大的差別。儘管「雲深不知處」，曾祥和始終矗立在歷史大山中，環抱著她的學生。